# 《夏与告白与性压抑》

多年以后，顾秋心将会拾起一段回忆，记忆里闷热潮湿的空气死死捂住毛孔，把心中喷薄的欲望就这么摁死在烦躁的蝉鸣中。

蝉鸣嗡嗡作响，屋内的两个少年不成正形，瘫坐在沙发两边，近乎要从沙发上掉下去，但两人都任由身体滑落至地面，百无聊赖，口眼歪斜的刷着手机。

顾秋心刷着静止系MAD，瞥了眼旁边林子君，林子君鼻子玲珑，眉眼汪汪，肌肤白皙，虽然已上高中但面容里的稚气甚至未完全脱离。此刻的他穿着宽大的T恤，正看着视频，不经意间露出了半截笔直、白皙、精致的锁骨。

顾秋心不自觉咽下一口唾沫，有种想要伤害他的冲动，若是有个匕首他会选择立刻刺入他的身体，在他身体里搅动，好好蹂躏他，但随即顾秋心反应过来，就像把即将断掉的弦给锁紧，他猛然恶寒满身，对自己龌龊肮脏的欲望产生剧烈的排异反应。

于是他把头瞥向另一方向，感到出离的愤怒。

闷热潮湿的房间，风扇奄奄一息，既像老学究那样摇头晃脑，又像严监生死气进生气出，发出随时要归西的悲鸣。

顾秋心内心痒痒，于是像个好奇的猫又撇过去看一眼，林子君正面无表情的看着女装教程。

顿时顾秋心警铃大作。

林子君按理来说长得很俊朗清秀，应该会很受欢迎。可是他常常因为睡眠不足，面色如丧考妣，显得阴湿又乖僻。但说到底，也得感谢他的阴湿乖僻，要不然顾秋心也交不上这位朋友。

而现在到了暑假，林子君的睡眠时间终于充足到了八小时。他的眼睛不再像死鱼那样闪着诡异的光，回归到人类范畴，开始眉清目秀起来。

可对于顾秋心来说，问题就出在眉清目秀上。不是说有个帅气的哥们不好，而是在某天顾秋心看见这位雌雄莫辨的主，嘴唇上有口红的痕迹。

于是，顾秋心把愤怒压下，开口说话：“在看什么？”也许是用力过猛，他压下愤怒的同时也把正常的情感波动压下，语气特别的严肃冷淡。

林子君正专心看教程，也冷淡回道：“女装教程。”

对顾秋心来说，好一个欲情故纵，他不好再询问，只得继续闹心的刷着短视频。

夕阳西下，光晕漫天，好似金黄火焰烧遍了整个天穹，房间里物体的影子被拉的极长极长，顾秋心看时间不早了就起身：“我走了。”

摊在沙发上的闷骚男，屁股一点不挪：“不送。”

顾秋心也不瞧他一眼说声，再见，甩手关门，然后拿起手机刚好在贴吧里刷到一个动图，内容是一块很色情的布，盖在幽灵身上，寥寥几笔勾勒出其窈窕动人的姿态，细枝硕果，丰臀大鸟。

是的，大鸟，色情女性的身体上长了个大鸟，此之谓：扶她。

顾秋心面无表情，抬动手指，存下这张图立马发给林子君。

林子君光速回复：小时候看这集社保了。

顾秋心回头看了眼林子君的家门，这扇防盗门就这么尴尬的立在那里，他与林子君只隔了一扇门。

啪的一声，楼道的灯关了，顿时黑暗笼罩，顾秋心哼了一声，灯光霎时撑开黑暗，借着光亮，他走下了楼。

记得那是他与林子君的第一次结识相交。

那是体育课要教羽毛球，需要找搭档，于是两个气质相似的阴湿男就王八瞧绿豆——看对了眼，二者阴暗气场适配率高达百分之二百。

于是二者十分有默契的拿起了球拍，站在了一起，但也就站在一起，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开口。

随后在凝重的气氛下，顾秋心拿出了极其糟糕的起手式：“看过诡秘XX么。”

林子君：“看过。”

就这样，两个人聊了起来，随后关系逐渐熟络，直至交换性癖的情报。

顾秋心才知道，表面斯斯文文的林子君，实则底下是个性欲野兽，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，甚至可以用艺术来形容的性幻想玩法。但还好，林子君在一系列重口猎奇的色情标签下，选择的标签是不那么重口的扶她，作为他最爱的题材。

回到家里，顾秋心拿着手机，面色凝重盯着那张色气的布，实在无法欣赏扶她这一存在所谓的魅力，于是划过把手机放下开始去热中午的剩菜作为一家人的晚饭。

不一会儿，墨绿的防盗门被打开合上，跑完出租车的父亲回家了。

暮色昏暗，父亲的语气异常简短严肃：“吃饭。”

“哦。”顾秋心的语气冷的也如同顽石，两个男人间的说话就像石头对碰一样。

母亲很早就离世了，清冷的家里两个男人没什么可以交谈的，于是时间一久，两个人只会这样交谈了。

顾秋心越讨厌他父亲就越像他父亲，把一切压在心里，只会用愤怒和冷淡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就像一座死火山，要么死寂，要么喷发。

于是，就在沉默无言中，在碗筷碰撞中，两个男人低头没有任何交流的吃完了饭。

而另一边，林子君家。

恍然，林子君从梦中睁眼。

灰暗的天花板还带有蛛网，床榻吱呀作响异常刺耳。

林子君起身，已然是傍晚，外面光线暗淡，屋内更是沉寂，仅有他一人。

撩开窗帘，夏季的天气阴晴不定。

沉闷的下雨天，阴云密布，窗外的天际线被这阴云狠狠压下，只有雷光在其中时隐时现，下面的城市的像是皲裂的皮肤沿着街道裂开来，露出其中暗蓝色的血液，在街道的暗蓝色调中，车灯时明时灭汇聚成河流，缓缓流动，直抵尽头，仅有林子君一人。

阴沉随着暮色一层层叠加，最终房间只剩下暗色和他被闪烁霓虹灯照亮的影子。

“还要继续睡么。”林子君自言自语道，这样说着，林子君最终还是躺了在床上，虽然眼神空洞的望着天花板，但身体里仿佛有根蜡烛阴阴的燎烧他的心房。

最终他咬着牙，拿起手机打开某粉红软件，又把手伸向生命的起源处，开始释放少年郎的寂寞。

“好想要……一个女朋友啊。”释放完欲望后，少年一个人在房间里呻吟着，进入了思考的时间。

父母长期在外，自己似乎出生就是一个人。

自己应该责怪他们吗？但每个月账上打来的巨额又并非虚假，此刻他们或许正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为自己奔波，自己又有什么脸面要求他们陪自己呢。

或许人类生下来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一个人死亡。

就比如死亡时的病痛永远是自己的，别人再怎么关心也是无法分担。

所以一个人孤独存在才是人类的本质，对吧？

少年看着天花板上飘荡的蜘蛛丝，觉得那仿佛是抵达人与人之间完全理解的缥缈希望，根本没法吊住人，仅仅只是个妄想。

就像女朋友一样，别人再怎么爱自己，也无法触底自己的心灵，不如自己成为可以满足自己的人。

少年的思绪，胡乱而荒唐，没有尽头也没有终结，最终的沉寂，是因为他之前释放欲望的行为过度消耗了精力，而不得不闭上眼，沉沉睡去

在林子君睡着后，幽寂的房间里，一个假人头顶着长长的假发被放在角落里，正静静凝视着这位少年，如同少年凝视的自己。

中午，烈日高悬，影子被正顶的太阳死死压在脚底不得动弹，空气也好像果冻一般凝滞，声音被困在其中，耳朵接收不到任何声音，只有来自身体里的耳鸣幻觉。

两个少年弓腰驼背，拖着身体走过一段烈日，抵达小卖部的树荫里。

“老板来两瓶冰冻芬达。”顾秋心用嘶哑干咳的喉咙吼到。

老板给两人递过芬达。

树荫斑驳的阳光下，顾秋心拧开汽水瓶盖，气泡翻涌，白气丝丝冒出，橘子的气味溢出，刺鼻的清香钻入大脑。立马一饮而尽，凉爽沁透心脾，瞬间全身的毛孔舒张。

“爽。”两人异口同声用还带着凉意的喉咙喊出这个字。

随后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，面无表情，举着手机各刷各的。

时间为之一静，忽然林子君开口了：“明天我有事，不用来找我了。”

“哦。”顾秋心平静回答。

林子君见顾秋心没有任何波澜，耸耸肩低头继续翻手机，表面没有任何异常，但心却如涡轮一般猛烈跳动，泵动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奔腾。

在与顾秋心告别后，林子君回到家里，开始做自己计划的事情。

昏暗空无一人的家里弥漫着寂寥的冷清，时钟秒钟齿轮的啮合转动带来细微的响动，镜子前，林子君褪去男装，穿上低胸的白色连衣裙，连衣裙似有似无的抚在自己胸前，看着自己纤细的肩膀和笔直的锁骨，他情不自禁的呼出一口气。

气息呼在镜子前形成薄薄的水雾，模糊他的面容，于是他伸出手去，触到凉腻的水雾后，抹开一扇清澈的镜面，再一次观察自己的面容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
伸出手，白皙的手在遵循自己的意志出现在镜子中。

自己为什么能操纵自己的手呢？

这具身体真的是自己吗。

在镜中的薄雾里有个一人，皮肤白皙，头发长而凌乱，瞳孔汪汪，眼睛狭长，眉尾稍稍下垂，显得十分柔和，眼角又有个一颗泪痣点在上面。嘴唇薄淡，鼻子玲珑，五官线条相比于正常男性稍显柔和，相比于女性又显得硬朗，这个人就是自己——吗？

像堕入深渊一样，林子君感到周身空无一物，没有上，没有下，没有左，没有右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只有耳边的呼啸在提醒他，他正在下坠。

于是林子君的鸡皮疙瘩起满全身，这是灵魂离开身体前的求救本能，他猛然清醒。

自己现在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身份，就像所谓的天使一样雌雄同体！

于是，林子君箍好发网，举起假发，如同举起救世主的荆棘王冠，神色凝重的戴到头上，扣好扣子，轻轻的顺一下，又拿起小夹子将真发与假发夹在一起。

甩甩头，确保不会掉后，又用梳子理好，凝望向镜子中遥远的自己，已然是一个凌冽的冷美人。

提起裙子，踮起脚，轻轻的旋一圈让裙摆在水一般的空气里扩张开来，如同冰凉海水里徜徉的水母。

他决定明天就以女性的身份上街，好好的享受。

不自觉间他的嘴角勾勒出笑容，随后又抿抿嘴唇，左转头，看向房屋客厅里的大窗，在他视野里的大窗正隔着白薄纱映照灯火迷幻的夜色，于是他光脚迈步向那走去。脚底板冰凉，视野摇摇晃晃，逐渐靠近窗台，撩开薄纱窗帘，薄纱摩擦的沙沙声中倚靠窗台玻璃，耳朵贴在上面，静静听着雨滴砸落的声音。面颊冰凉的同时，用视野里的余光，观察街道，街道更加朦胧，灯火逸散成一颗颗光晕，车水马龙，人群熙攘，似乎那么遥远。

自己明天就要到外面陌生的世界去吗？

就像不顾一切，疯狂追逐火光的飞蛾一样，扑到火焰里面去，燃烧殆尽，这样的结局自己能接受吗？但一想到想到自己在世人眼中成为女性，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身份，他就呼吸急促。

在生存和毁灭之间，他选择欢愉。

1. 他化好妆，精心挑好一件jk服穿好，变成一个美少女走出门去。

为了防止熟人发现他的变态行径，他还转挑选到另一个市区也就是江对岸去转悠。

走在路上，他的暗中观察路人对他的反应，大多数都是赞叹，还有一些是色眯眯的打量，但无所谓，这是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。此刻林子君的内心被激动和兴奋填满。

直到从后斜方的视觉死角处，听见熟悉的顾秋心的声音。

“呃啊。”

心中的弦瞬间被扯断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无尽的后悔淹没了他。

昨夜又下雨了，借着阴凉的余韵，顾秋心穿着凉鞋，无所事事的走在街上，因为不知道目标，所以走了很远，甚至走过了跨江大桥，到达了江对岸。

走在大桥的湿地公园下，顺手从路边摊买个冰棍，咬下一大口，咔咔嚼烂，吞咽下去结果激起头痛，捂着头，顾秋心不满的自言自语：“林子君那小子，一个人在家能有什么事？”

说这句话的一瞬间，顾秋心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如果林子君变成女生，自己会怎样对她。

念头出现的那一刻，顾秋心感觉到了一种虚幻的体积感，仿佛林子君就穿着水手服贴在他身上，要跟他融为一体。

瞬间胯下起了反应，他急得直跺脚，狠狠的用脚底板攻击大地，感受反作用力给他的阵痛，那可是他兄弟啊，自己怎么能对他有这样的想法，自己怎么这么龌龊肮脏啊！

跺脚的瞬间，顾秋心在余光里瞥见桥墩旁边，大桥的阴影下，站着一个长发飘飘的身影，顿时一整恶寒。

虽然他穿着水手服，留着长发，但是直觉告诉他这人就是林子君。

脑海一片空白。

“呃啊。”因为太过恶心，顾秋心不自觉的发出一声怪叫。

于是在他视线里，那个穿水手服的女性肩膀猛地耸上去，又狠狠顿住，像猫应激一般弓着背，顾秋心在前，身影在后，两人背对背，顾秋心侧身转头看那个背影，就这么两人隔着十米距离，维持姿势僵住了两秒。

两秒的控制时间一过，长发的身影立马攥紧拳头，小步快走，要远离顾秋心。

顾秋心则是转过身来，加快脚步要抓住这个长发身影。

长发身影听见背后加快的脚步声，开始大步疾走，拉开距离。

顾秋心见长发身影加快脚步，又把速度提升一个程度。

长发身影察觉后面的人紧追不舍，不再矜持迈开步子开跑。

顾秋心急眼了，直接狂奔。

长发身影开始死命逃亡，三千青丝在空中飞扬。

“林子君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长发身影没有回话，只是一味迈腿狂奔，侧身拐腿，一甩长发转入小巷中。

下一秒，顾秋心追上去，跑入这错综复杂的小巷，小巷由老式单元房组成，它们之间相互挤压围堵形成小巷和小院，两者的连接异常复杂。

看着不同的入口和通道，顾秋心不知道到该走那个，最终头一撇，走出去，决定直接去林子君的家门堵他。

混凝土铸就的狭窄楼道里，顾秋心站在门口，被两边墙壁夹住，心如乱麻。

抬手敲下门，沉默中等了会儿，门从后面缓缓开启，又从夹缝里冒出一个头，是林子君，现在的他是男装形态。

他正试图进行伪装，顾秋心清楚的不得了，因为他闻着林子君的汗味还没有完全消散。

“进来吧。”林子君说到。

顾秋心走进去，按往常般坐到沙发上，林子君也坐到了旁边。

二者相对无言。

良久。

顾秋心脚趾在鞋子里不停扣动。

林子君看似沉闷如死水，但藏在头发里的眼睛在不停乱瞟。

又良久。

蝉鸣呜嚎，燥热的空气同时压在二者的心脏上。

憋不住的顾秋心站起来，撂下一句：“上个厕所。”离去，走向通往厕所的走廊，但路过林子君自己睡觉的房间时，忽然止住了步伐。

经过一瞬即永恒的思考后，他猛闪身形要进去，却忽然感到一股拉扯感，回头看去，林子君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，死死拉住他。

电光火石间，二人眼神对撞擦出火花，两人都知道，两人行为已经是变相的承认了。

顾秋心立刻抛出无法反驳的理由：“我记得上次的小说你还没还我吧。”

林子君：“我房间可不能随便乱进。”

顾秋心：“怎么上次你还欢迎我进？”

林子君：“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”

两者一愣，只见林子君十指发力，死死拉住顾秋心，顾秋心冷笑一身，凭借自己强壮些的身体，狠狠一拽，要凭借蛮力强进房间。

蛮力使得林子君失去平衡，即将脱手，但在情急之下，林子君反手扣住顾秋心的衣服，来了个乾坤挪移堵在顾秋心面前。

顾秋心见状不妙，立刻抓住林子君的手将他一甩要调转二人间位置，但林子君始终扣住顾秋心的衣服，不脱手。于是顾秋心头一缩，拉了个金蝉脱壳，整个人光着膀子一步退进林子君的房间。眼疾手快的他在林子君反应过来之前，猛地堵上房门，抵着门，凭着蛮力反锁，随后不管后面的捶门声音，转头翻找衣柜，凭借他的了解，越找越深，终于找到了暗门，打开。

一根假几把，赫然映入眼帘。

“……”

在门外捶着门板的林子君放弃挣扎，重新坐回沙发。

半晌后，门开了，走出来的是一脸淡然的顾秋心：“原来你是女装大佬啊。”

林子君：“是…是啊。”

顾秋心：“其实你小子长得很漂亮的，就是平常太邋遢了。”

林子君：“是啊。”

顾秋心：“嗯，对的。”

林子君：“是啊。”

二者都坐在了，沙发两边，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，自然而然的攀谈，就像最初相遇那样。

但逐渐的，顾秋心再也压不住了，他的语气开始急促：“那个，为什么要女装啊。”

林子君：“就心血来潮而已。”

顾秋心嚼着这句话：“心血来潮。”心里急躁的火焰冲向头顶，他有种想要大声质问林子君的冲动。

可转念一想，这是林子君自己的自由，如果自己要管，那就越界了。

霎时间，顾秋心感觉自己像撞到了一堵墙，整个人窝火又憋屈。

最终，为了不再受罪，他站起身来，用极其客气的语气说道：“那个，今天抱歉了，我先走了，可能需要点时间独自处一处。”

听到顾秋心要独自处一处，林子君微微起身又坐下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喉咙的里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：“等下。”

“什么？”顾秋心转头。

“那个，要不要看看女装效果。”顾秋心恍惚间看到，林子君的眼神里刺出利剑，他不敢面对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顾秋心抬头一笑，连忙关门而出，站在门外，底下头去。咽下一口唾沫，右手握拳，用骨头缝里的力气砸在墙壁上，骨头挤压皮肉撞到实心的砖墙，血管在肌肉里破裂，染出大片淤青，大脑下意识的麻木掉痛觉，但渐渐的痛感如浪潮一般，一浪一浪拍打过来，逐渐清晰。但顾秋心的心还是很堵，于是再次砸去，结果疼的龇牙咧嘴，钻心的痛镇压下了怒火，此刻的他无比厌恶龌龊的自己。

夜如潮水淹没过来，浓郁的黑暗沿着街道小巷蔓延、流动，涨至窗榥边，随后溢出来填满林子君的房间。林子君就这么坐在阴沉里，仿佛溺入其中。

他的脑海里循环播放顾秋心离开的那一刻，他捶墙的声音也捶在他心上。

话语哽咽在喉咙间，要辩解吗。

他蜷缩在椅子上，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跳动。

或者说自己真的很恶心。

不自觉间，他抿紧嘴唇，肋骨之间像有个玻璃瓶碎掉了样不敢行动，因为害怕回荡的噪音在提醒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
看顾秋心愤怒的模样，或许他要离开自己而去了？

林子君的心脏紧缩成一团，提到嗓子眼，硌得他难受。

顾秋心把钥匙插入锁孔，打开墨绿防盗门回到家中，发现家里一片黑暗，转头看去，父亲坐在黑暗里不停抽烟。

手中点燃的香烟，在黑暗里像一团飘忽的鬼火。

顾秋心打开灯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父亲：“嗯。”

顾秋心：“我煮饭去。”

父亲：“嗯。”

顾秋心走入厨房，抽出一束挂面，按照往日的步骤煮好，端上桌，两个男人又围坐在桌前沉默的吃饭。

父亲吃着吃着，忽然瞥见儿子手上的红肿淤青，于是冷漠的问道：“怎么了。”

顾秋心冷淡的回答：“没什么。”

二人一阵沉默。

良久后，父亲笨拙的询问：“给我说说吧。”

顾秋心正要说点什么应付过去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对父亲组织超过五十字的语言，于是他就愣愣的嗯一声，继续吃饭。

父亲见他不说话，叹口气，像找点话题聊聊，但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儿子，但硬着头皮也要聊下去：“我以为你交女朋友了。”

顾秋心：“啊？”

父亲：“结果没想的那个是个男的。”

听到这句，顾秋心顿时汗毛竖立。

父亲：“原来你天天出去是为了找朋友啊。”

顾秋心要问个究竟：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开出租车看到的你跟朋友走一起，哈哈。”父亲尴尬而生冷的笑了两声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话语有多生硬。

顾秋心陷入了良久的沉默，他盯着碗里吃一半的挂面，最终松一口气说道：“爸，谢谢。”

“嗯。”这个中年男人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
两个男人于无言中又结束一餐。

吃完饭，顾秋心站在窗边，洗拭碗筷，父亲的笨拙关心的场景，一次又一次的回放，直至永远刻入脑海。

他从未想过这个男人会突然吐露关心，尽管又尴尬又生硬。

猛然间，他的脑海蹦出一团飘摇的鬼火，那是父亲一个人溶在黑暗里抽烟的场景，他一下回味过来，那是悲伤，藏在永恒冰盖下暗流汹涌的巨大悲伤。

父亲悲伤的眼眸，就像林子君一样。

顾秋心停下了自己手头的任务，抬起头，看着玻璃中倒映的自己，或许自己不仅龌龊还冷漠的伤透人心。

顾秋心咬牙切齿。

凉夜，时间从枕边踩着耳鸣一步步从林子君的身体里走过，每走一步就烙下脚印，煎得人心慌难受。

该如何挽留他呢。

灰暗的天花板依旧挂着蜘蛛网，床榻棉被的气味像灰尘，房子还是空荡荡的。

嗡嗡，手机忽然震动，林子君下意识拿出来，打开，黑暗里脸被屏幕光照亮，他眯着眼分辨屏幕里的文字：那个，可以穿女装出来喝酒吗？——顾秋心

林子君惊坐而起：“啊？”

周围的黑暗浓郁粘稠如同堆积的石油，路灯则轻轻的划开黑暗，留下一个锥形的领域，像舞台剧主角独白时的聚光灯。顾秋心就在其中辗转徘徊，最终听到一声清脆铃铛声，恍然抬头，女主角穿过黑暗的帷幕走入聚光灯下。

“那个，好看吗。”林子君不安分的玩弄假发，脸色羞红。

此刻的他仿佛化作了真正的女性，五官爽利英气，瞳孔汪汪眉眼狭长在最终处下垂，凌冽的同时带有丝忧郁，而眼角边的那颗泪痣又平添妩媚，黑绸倾泻至腰际与围住白衬衫，而下面穿着短裙露出修长笔直的白腿。

顾秋心的心狂跳，面色通红，背过脸，尽量像平常一样说：“走，去喝酒。”随后又强压心中的异样补充道：“以及你女装很好看。”

林子君缓缓点个头：“嗯。”

“走吧。”顾秋心如同搂哥们一样，搂住林子君，但两人还是下意识的为双方留下了隔离的空间。

去往清吧店的路还有很远。

路灯把两道影子抻长又揉皱，两人的鞋尖同时踢飞银杏果，长吸一口气的顾秋心主动挑起话题，林子君也借此谈话，两人逐渐恢复自然，既像朋友又像情侣，谈笑声像碳酸气泡涌向夏夜穹顶。

进入闹市区，霓虹烁烁，华彩煌煌，灯火流动成光的琴弦，两人之间的肢体动作逐渐大起来，在交谈中手舞足蹈，用肢体语言交流不可言说的感情。

最终二人在交流中，抵达目的地，推开门，铃铛作响。

找酒保点了两杯鸡尾酒。

玻璃杯折射的暖黄光晕里，林子君耳垂上的银铃随托腮动作摇晃。顾秋心指尖无意识摩挲威士忌杯沿的盐粒，想象着另一条世界线，或许林子君真的是女性，随后郁闷的把苦涩的威士忌一饮而尽。

林子君喉咙长着喉结，也淤堵着千言万语，但见到顾秋心一口喝完威士忌后，他把这些千思万绪当做下酒的调料，一饮而尽。

两人喝完，同时咂吧咂吧嘴，觉得还不够进行，少年人独有的恐怖饥饿促使他们的肠道开始蠕动，唾沫咽下，两人胃口彻底打开，便点几份炸鸡和一箱啤酒，边吃边喝，也顾不得什么清吧氛围，大快朵颐。

酒足饭包后，两人都坐在吧台两边，喝着碳酸饮料，感受气泡的带来的清爽。

或许是酒精的作用吧，脑壳昏沉，霓虹在视网膜上淌成酸液，天花板吊灯正在分裂成重影水母，二者都猛然摇摇头，才将视野里即将变成印象派画风的世界重新变得清晰。

林子君后颈渗出薄汗被中央空调吹成盐霜，恍惚间听见自己轻笑，他开口道：“顾秋心，其实我喜欢的人是女的。”

顾秋心侧脸贴在吧台上，郁郁道：“知道的，以及我喜欢的人也是女的。”

心中即将喷薄的欲望被彻底摁死，两个身影就这样坐在吧台两侧，不近不远，之间的距离两人都认为恰到好处。